

## 子宮

家裡有兩隻貓，公母各一，兩隻的花色恰巧相反，母的潔白底色像披著黛黑披風，配著白色長靴，全黑的紳士黑貓則是只有領口留白，像極了韓國男星打扮。白母貓溫柔乖巧，黑公貓則是調皮搗蛋。家裡慣叫著牠們咪咪，反正統稱呼喚著吃飯也方便。

貓咪長得快，七個月之後進入發情期，而我們也毫無預警的驚見，小母貓竟懷了孩子，小小的腹部隆起。我們家不曾養過貓咪，但想起牠只是個孩子，子宮裡卻有了三四隻小貓胎兒，又驚又喜。

吃晚飯的時候，媽媽似乎胃口不是很好，眉頭深鎖。又是經痛惹禍。母親經期連續四五天都痛著，血塊多，輕觸腹部有硬塊，看了許多次婦產科，醫生只告知撐過更年期就沒事。

父親沒有多說話，他們已經分居多年。雖然這些事情都是發生在我們大學畢業，開始工作之後，但那些記憶太過疼痛，我多半不願觸及，於是放在回憶裡某些陰暗的角落。父親多次說過，那些對他更殘忍的事：某年夏天，他回家的時候正好碰見母親拖著最後一箱行李離開，媽媽只說一句：這是最後一天住在這裡。後來他發現，母親連戶口都遷走，硬生生的再也連名字上都沒擺再一起。他不明白母親的恨意從何萌生，多次去求母親回家，母親卻站在鐵門後，冷淡的說請他離開。

我不知道父親有沒有哭，只記得他撥給我電話時，他很哽咽。然後某次我發現，他留著爲了某次申請文件而複印的戶口名簿，還有母親的名字在上面，像是母親不曾搬走一樣。還有多次他載我去高鐵的路上，他都會開玩笑似的問說，再娶好不好？然後又說找不到了啦做結尾。常常問我，是不是覺得不能再回到從前？那些問號在夜裡不斷被放大，父親的鬢角也慢慢長出白髮。

我和兩個弟弟，對於這些事情，不知要如何抽絲剝繭的將案情釐清，要怎麼讓兩人和好，只知道我們越是用力的將父母兩人再湊合，兩人就越是排斥對方。那種感覺，很想是兩塊同樣磁極的磁鐵，越是靠近，這兩塊就會更用力的反彈。像是妥協似的，母親總會在孩子們周末返家時，和我們一起吃午飯，一起吃晚餐，就像今天一樣，只是商務般的午餐，沒有感情。只是那些表面的和平，甜膩的讓我不想要放手。瞞不住的，是父母兩人眼底的那些怨懟，那些冷漠。

趁父親不在身邊的時候，母親試探性的問我，她說想到大醫院檢查，或許做一些手術，故意雲淡風輕的描述自己的病徵，試著不讓我們擔心。

母貓突然在夜裡生下小貓，然後躲藏在廣大的院子。公貓像是寂寞似的呼喊式的喵叫著，母貓身體虛弱，整夜的煎熬讓她失去食欲，瘦了一大圈。

因為牠不知怎麼照顧幼貓，是天性使然抑或恐懼，牠逃離了公貓，逃離了孩子。我們找不到母貓，但感覺到公貓的空洞，而甫出生的幼貓就這樣在連夜的春雨中過世。

清明節過後，雨紛紛，台北的夜裡還是透著涼意。

母親打電話來，告訴我們他要開刀，因為子宮肌瘤的原因，壓迫到其他器官，造成頻尿腹部疼痛等等問題，醫生建議摘除子宮。聽完了這個消息，我決定請假南下照顧媽媽。戒掉白日的黑咖啡，整日的疲備仍是抵擋不了失眠，想著母親明天早上即要動刀，輾轉難眠。彷彿那種恐懼會從空氣滲進被窩裡，刺進皮膚告訴自己有多恐懼這件事。或許母親在溫暖的南部，也會因為害怕而失眠。我就如子宮內的嬰孩，蜷曲在母親肚內的子宮。

就在我準備傳則加油的簡訊，冷不防的收到簡訊，告訴我們開刀這件事絕對要跟父親保密，不能告訴他這樣的事情，否則她會心煩意亂，影響開刀復元。母親的心扉是如此的緊緊關著，父親則在門外徘徊。離家幾年，父親就在幾年之內不斷反省，他們如石的倔強衡互在兩人之間。

那日，我匆忙地搭高鐵南下，白天的景色如詩，兩側的稻田映著藍天，波光粼粼。稻田裡的農舍與遠方的大樓相映著，這幾年來，都市改變了多少，而最基本的那塊滋養生命的田，卻老實的待在原地。兩百七十幾的時速我奔向老家，心裡的負擔如手上行李沉重。

醫院如此靜謐和寒冷，我握著母親的手，要她不要擔心，手術只是四小時，往好處想拿掉子宮，就再不用承受經期的疼痛。子宮肌瘤讓她的子宮腫脹，異常大小而壓迫到其他器官，頻尿疼痛。切割了，這一切結束了。

手術燈亮又熄滅，分針轉了四次，時針從一早轉到正午，只有我一人陪伴著母親，從手術房推出的她如此蒼白，醫生拎著一袋血淋淋的子宮，告訴我已正常切除，手術順利。

一陣暈眩。

病床上的她依然虛弱，嘴唇因為乾燥而脫皮，我感覺到母親的孱弱，握在手心的那雙手，竟如此冰冷枯黃，躺在病床上的她顯得嬌小。如母貓生產後，原本柔軟美好的毛，變得凌亂。雙眼無神，如經歷了戰役。

不自覺想起，母親也在十分年輕時生下了我們，那時的她，不知心情為何，是否生產後也如現在虛弱疲累。而那時，父親是否也緊握住她的手？

病床前頭寫了母親、輪班護士以及醫生的名字，竟不知為何突然地才有真實感，護士告訴我要如何照顧她，掀開病人服底下的傷口用手術膠布貼著，依稀可見被切開的一個手掌大的長度滲出血絲，點滴架上掛著血袋輸往左手，右手則是打著點滴。母親開刀完後並無法如廁，需要用引流至尿袋，並且日夜照顧以防輸血引起的不適。

窗外天氣很好，從靠窗的病床望去，恰巧如那日的山嵐美景。

還記得很小的時候，我們全家去爬山，父親緊握住母親的手，爬著石板堆成的階梯，樹縫中落下的光線，映照在他們兩人臉上，那抹溫柔的笑，我記在心裡。父親必定在意母親開刀這件事，當女兒的我卻不告知，豈不太不孝？

下意識的，我撥了電話給父親，告訴母親開刀的事。

父親叨絮著母親隱瞞病情，逃離家庭等等，卻又不忍她開刀時的痛楚。其實我懂得父親的刀子口豆腐心，就如同母親堅強的外表下，藏著細膩又脆弱的心靈。我告訴爸爸請他別再跟母親爭執，開刀很虛弱的。

父親還是隔天一早就到，帶著熱騰騰魚湯，又有些靦腆拿出芋頭蛋糕，說這是別人送的，可以當甜點晚點吃，還有這個葡萄和聖女番茄。聊了最近他都到哪裡騎腳踏車，還有病床看出去的景色真是美麗，從哪邊開到醫院最近，就是不細談母親的病情。像是老朋友，像是家人。父親也聊了最近他只是吃壞肚子卻被醫生誤診肝發炎，住院七天的烏龍事，母親表情煞是緊張，兩人的互動，讓我和弟弟也笑開了。

也許，長年自己獨居，生病時家人的溫暖，格外令人動容。母親笑了笑，有些虛弱，有些感傷。但眼睛如橋，彎彎的笑了。

也許這個快要三十年的婚姻，並沒有他們想像中那樣的窮途末路，只是像是遠征一樣，在某個休息處暫停幾年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母親出院，父親把母親接回家。那門口種的山茶花開又謝，春日的溫暖讓貓咪伸長了背頸，打了呵欠。母貓在某處被撿回家，雖病恹恹的躺臥在庭院前，公貓則是很有靈性的，會撒嬌討食，抑或躺臥在母貓旁。

母親坐在客廳裡，吃著剛剛幫她煮好的山藥雞湯，氣色看起來恢復許多。父親則是問我還需要買些甚麼食材回來，要我多照顧母親，卻不敢直接告訴她，這些年來，有多想念。被冰凍的這些日子，隨著溫暖慢慢冰釋，他們的笑，是甜的。

也許啊，這家裡的春天來的雖慢，卻也要到了呢。